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引鳳蕭 第二回 贈金帛義釋飛神 建碑亭愛留隱士

詩曰：荷貫青錢富小溪，芊芊砌萼逼愁齊。
座因留客常虛左，簾為看山盡卷西。
款竹門深斜日扁，移花檻遠倦鶯啼。
白雲窗外遺青眼，潑墨飛毫莫浪題。

且說白眉仙聞白公之召，命婉兒駕起車兒，同家人回去。到家時，已臘月下旬。有親朋送年的，絡繹不絕；自家也要答禮。碌碌數日，早是除夕。桃符換舊，鄉灘掃垢，元旦之朝，移酒滿樽，辛盤列座，爆竹喧天，蕭鼓動地，親戚朋友都來拜賀。新正又有那些進香婦女、擲果兒童，都妝束齊整，出來遊玩。

新年才過，早已節屆元宵。縣前搭起一座鼇山，傍有琉璃燈、花鳥燈，共數百盞。縣前東西二街都結彩懸球，張燈設樂。眉仙見如此鬧熱，稟知白公，家中亦搭起一座小鼇山，正所謂：

紫禁煙花一萬重，鼇山宮闕隱晴空。玉皇端拱彤雲上，人物嬉游陸海中。朗星轉斗駕回龍，五侯池館醉春風。而今白髮三千丈，愁對寒燈數點紅。

右調《鷓鴣天》

當時白家搭起鼇山，西街更覺熱鬧。堂中結彩懸燈，照耀如同白日。眉仙復設宴邀友飲酒賞燈，浮白呼盧，鼓樂沸耳。誰知為賞燈一節，引起一群大盜來劫。正所謂：

青龍白虎同行，吉凶全然未保。

卻說那大盜姓劉名釗，蘇州府長洲縣人。生得身長八尺，腰闊三停，黑臉黃鬚，膂力絕倫，又有一件絕技，能飛身遠縱，可高數丈，乘風能行。在先原是漁家出身，在震澤中打魚度日。一日捕魚完了。泊艇於龜山腳下，挑魚往村中去賣。賣了半日，才賣去一半，剩的挑回艇中，烹炮沽酒，自作夜消之樂。飲至半酣遂扣舷唱出山歌道：

一層有，（子沒）一層（子個）無，（呀）才是鰻鯽（個）鯽鯽（了）搭鱸魚，個樣落色（了）無人（子個）要，（呀呵的那兒）拿來（個）自吃了唱山歌。

歌聲未畢，只聽得浪聲拍動。劉釗抬頭看時，只見有四五隻雙橈快船，船頭上立有數人，飛奔而來。船上一人道：「此漁翁這時候還點燈未睡，反在那裡看我們，不要走了消息，先把這漁翁來發落。」言畢，那船飛搶攏來，一人手執利刃，跨過漁船來捉劉釗。劉釗著了急，推攤蘆柵，將身竭力一縱，直縱到山上一棵古松樹上伏著。眾人見之都面面相覷。一人道：「此人既有此絕技，何不邀他入伙？」遂泊舟登山，到松樹下抬頭看，那樹高有數尋，益覺驚服，遂相率環拜於地，曰：「吾輩肉眼，不識壯士，萬望恕罪，乞壯士下來。吾等情願拜為寨主。」

劉釗在樹上聽得，自思打魚辛苦，不如且從他們去，落得快活，且此光景，下去必不害我。遂將身望下一跳，挺然直立於地。眾人復羅拜，請他下船。劉釗遂到漁船中，收拾完備把空漁船棄了，竟到眾人船中。各通問了姓名，是夜遂泊於深港中。明日復殺豬宰羊，拜劉釗為主，號為「黑飛神」。從此遂成大盜，專一劫掠郡城鄉宦、往來官員，隨路劫掠。那時適往樂安縣來，因元宵佳節，遍地笙歌，彌天燈火，群盜亦混其中看燈。行至西街，見白家搭起鼇山，擊鼓飲酒，又聞去冬白公在京回來，認做一樁好生意。

眉仙聽得門前一片聲響，白公忙喚家人。出來看時，只見先一人黑臉鬚，手持利刃搶進廳來。眾家人鳴鑼喊叫，早有眾鄰，因賞燈未睡，都來救護。群盜見來的人多了，遂一哄而逃。獨劉釗因進後廳出來不及，走到庭前，將身一縱意欲逃走。誰知屋上都有人，見一人飛起，棍棒亂揮，將劉釗打落庭中。庭中人見之掣衣扭發，亂喊道：「拿著一個在此！」推推擠擠，擁到廳上。

白公中堂坐下，喝問道：「汝妄行劫掠，天理難容，今日被獲，有何理說？」

劉釗道：「小人非盜，原在太湖中，打魚為生。因眾人見我有飛縱之術，逼我入伙。劫掠非吾本意。望老爺赦我一死，再不行此邪路矣。」

白公想一想，道：「既是良民被逼至此，我且饒你。但此去不可重入盜伙，若再不改，必遭誅戮。」命取白金□兩、布帛二匹以贈之。劉釗稽首叩講道：「若小人此去，有可用刀之處必報老爺萬一。」哭泣捧金帛而去。

次日白公命置酒邀請眾鄰，酬謝救護之意，對眉仙道：「我雖官居御史，因諫主不從，棄職回來，而盜賊疑我囊橐充肥，以致舉家恐懼，鄰舍驚惶，皆我之咎也。且既棄官歸隱，亦不宜居於都城眾所矚目之地，亦不好讀書於外墅，所有薄產亦盡在彼，不如舉家往居之，將舊宅分與眾鄰居住，以報救護之德。你意如何？」

眉仙道：「自古說：『世亂宜居郭，年荒莫住城。』兒子外墅，又兩地懸心。今父親既有此意，可與眾鄰說明，然後遷徙。」

白公遂對眾鄰詳達其意。先命家人將器用什物陸續搬去，擇了吉日同眉仙、長孫夫人及侍婢數人上了車兒。白公又謝別眾鄰，催車出城而去。

且說樂安知縣姓鮑名龍，號利飛，汴京人，與白公是同年契友。這日因拜容回來，從西街經過，只見眾人執香在手，扶老攜幼，紛紛都出城去。鮑公問左右道：「這些人為甚執香奔走？」左右不知，遂停轎喚地方來問。地方道：「本縣白御史老爺今日歸隱於黃泥堡，把宅子分與眾鄰居住。眾人感其德，故此都執香護送。」

鮑公聽了，喝退地方，自思：「白公是我素交，今日喬遷，眾人都送，我即便道，胡不一送？」遂命打轎到黃泥堡來。誰知白公才到得墅中，護送的如林而至。白公遍慰勞一番，賜以酒食，各各散去。忽見街役來報道：「本縣老爺到了。」白公聞言即出來迎接。

鮑公走下轎來，一路打恭至廳前敘禮。鮑公道：「弟聞老兄喬遷之喜，特來一送。」白公道：「治弟捨家而逃，何得云『喬遷』？不意老父母大駕光臨，蓬華增輝矣。」各敘寒暄，婉兒獻茶過，白公命備飯，自己與鮑公往園中閑步。少頃，席已完備，白公遂邀鮑公入坐。只見向南擺下一桌，是客位；廳側一桌，是主位。鮑公道：「吾與兄俱夙交，何必拘此俗套？請合席，以便杯茗話舊。」白公遂命移席於營中，分賓主而坐。隨來衙役俱於外廂款待。

席間，鮑公道：「當今盛世，人都聳袂於公卿間，老兄年齒尚未衰，事猶可為，胡不出而整飭朝綱、修明庶績，俾功名顯於當時，德澤及於後世，顧乃甘於自棄，將斯民知覺之任置而不問，毋乃已甚乎？」

白公道：「不然。人之欲求富貴利達者，止欲縱其耳目之欲耳。治弟年逾知命，聲色不沾，故隱於草莽之間，若得含哺鼓腹，詠歌舜日堯天，吾願足矣。至斯民知覺之任，吾何敢當哉。」

鮑公連連點頭道：「聞兄之言，如夢方醒。若弟輩，折腰五斗粟，俯首一頂冠，較兄何啻霄壤哉！容弟回署，申文上司為兄蓋一碑亭於此官道之間，以見款留隱士之意。」白公再三懇辭。鮑公假意唯諾，致謝而別。

回到縣中，即申文於撫按府廳之所。各官見旌表遺賢之事，都准施行。鮑公遂使人築亭基於墅南，蓋亭於其上，中立石碑。鮑公親著其文云：

於戲，人生一世，盛衰休戚，雖云異境，自達人而觀之，均夢幻與泡影。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，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，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，惟君子所性。至於人力其能致者，雖聖賢亦歸之有命。吾懷白公，識高才挺，秉性惟勁，幼承家學，力追先

正，蘊為德業，發為文章，莫不珠輝而玉瑩。昔先生之未出也，識者因知其規模，可任以國家之政。及其立朝也，抗顏直諫，不懼披鱗，雖冠冕棄於溝渠，而聲名溢於遠近。及其義以為質，道以自殉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罄，不週而比，不詭而信。嗟易所謂蹇蹇，而媿嫉者，反以為悻悻，吹毛將求其瑕疾，中傷幾成於俄頃。尚賴鴻澤之滂滂，適歸安於鄉井。惟茲清幽，可游可泳，若將終焉，浩然無聞。我今蒞此邦土，感生平之忠信，式立石刻以傳名。

又著銘言於後曰：

於赫白公，性有骨鯁，一言不合，裂冠自迸。利飛鮑龍，忝為縣尹。庚戌仲春，吉日維丙，刻石藏亭，式彰留隱。

又造牌坊於堡南官道之間。上扁額題二字曰「留隱」。旁寫：「熙寧三年仲春 旦立，年弟鮑龍題。」

築造不日成功，白公遂設大宴邀請鮑公，再三致謝。鮑公盡歡而散，各役工匠俱有賞犒。從此黃泥堡竟改名留隱村了。

且說黑飛神劉釗，自那夜白公贈以金帛，釋放而逃，從此盡悔前非，依舊買只漁缸，往五湖中打魚去了。那些群盜被眾人趕散，幸得放燈之夜，城門不閉，遂陸續出城。計點人數止少了黑飛神，明知被獲，恐招出有禍，不敢留連，遂逃至南直地方。打聽得蘇州吳江金知縣欽取回朝，為三司使，水路必經鎮江，遂先到江邊，劫得數只客船，伏於采石磯以待之。未知可曾劫得，且看下回分解。